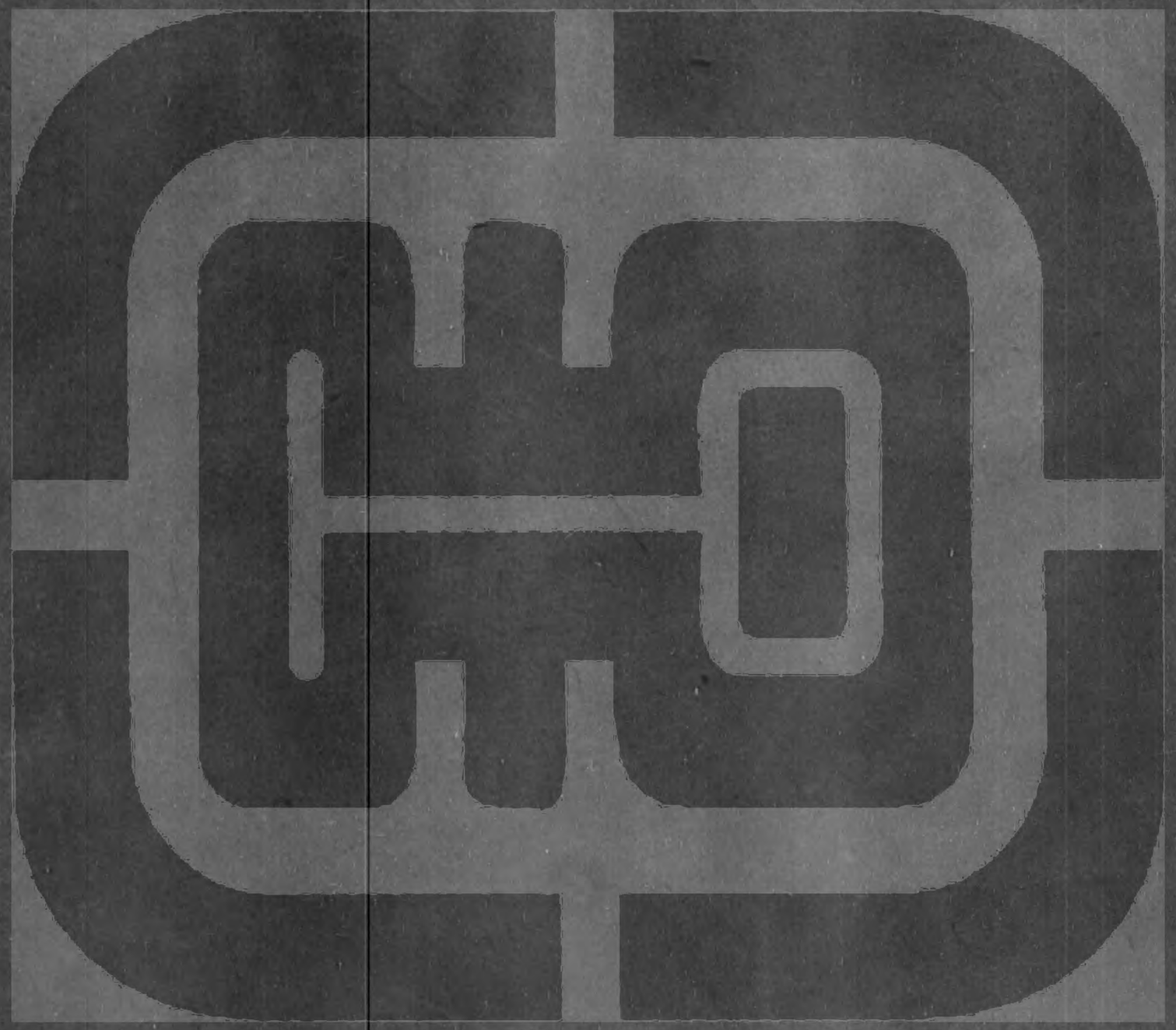


前漢

陳勝吳廣

張耳

魏豹咎

韓王信

彭越

盧綰

季布季心丁公

項籍梁

陳餘

田儋榮橫

韓信

黥布

吳芮

欒布

田叔仁

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皆陽夏人也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爲屯長行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

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閒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

尉果笞廣尉劒挺廣起奪尉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
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第令無斬而戍
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
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
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
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之收兵而攻蘄蘄下乃
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北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
行收兵比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
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乃入
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
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勝乃爲王
號張楚於是諸部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
乃以廣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
陳餘徇趙沒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
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後聞勝
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
地廣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
之豪傑與計以下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周文陳之

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至黽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不如因而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張耳子敖為成

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燕豪貴人家竊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

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甯陵君咎爲魏王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爲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勝乃立甯陵君爲魏王遣之國周市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鷄石取慮人（取音趍又音秋慮音廬）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於郯勝聞乃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郯下軍秦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人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

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碭縣謚曰隱王勝故洨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勝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勝軍敗乃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併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徼兵復聚與秦盜英布相遇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為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勝出遶道而呼涉遞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

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夥音禍沈都含反深邃之貌）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群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爲勝置守冢于碭血食至王莽敗乃絕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櫟陽逮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吏司馬欣以故事皆已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嘗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

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秦二世元年
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素賢梁召與計事梁曰方今
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
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惟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
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劒居
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
眴籍曰可矣籍遂拔劒擊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
下驚擾籍所擊數十百人庭中皆擾伏莫敢復起梁乃
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
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
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
公衆乃皆服梁為會稽將徇下縣秦二年廣
陵人召平為陳勝徇廣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
且至乃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
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
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
信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
所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

欲立嬰爲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爲乃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功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乃以其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乃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栗梁使別將朱鷄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鷄石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鷄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

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
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
望也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梁自號武
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田假
復自立爲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
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
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
子市爲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
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梁曰田
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
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
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
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
黃未下梁起東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殺李由
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
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
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
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

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乃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走入鉅鹿城秦將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此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屯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軍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

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焉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留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

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讋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之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

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縣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相國趙高顓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弃鄢郢北阬馬服攻城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

著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曰父令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鑕妻子爲戮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

水上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
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
邯見羽流涕爲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軍中使
長史欣爲上將將秦軍前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
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諸侯吏卒傜使
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
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
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
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

聞其計以告羽羽乃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
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
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
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
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
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
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
乃與伯俱見沛公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
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

閉關以備寇盜不敢背德羽意已解范增欲害沛公賴
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殺秦降
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婦女而東
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
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宮室皆以燒殘又懷思東歸曰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
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
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乃曰懷
王者吾家武信君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讁主約天
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
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
王亡功故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乃陽尊懷王
爲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長沙都
郴乃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
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
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
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爲雍王
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

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
立翳爲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瑕丘
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爲河
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爲殷王王河內
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爲常山王
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爲楚將常冠軍立布爲九江王番
君吳芮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爲衡山王義帝柱
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爲臨江王徙燕王韓廣
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爲燕王
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兵救趙入關立都
爲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
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爲濟北王田榮者負梁不肯
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
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番君
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户侯羽自立爲西楚伯王王梁
楚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
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
擊都都走楚市畏羽乃立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

墨自立爲齊王三歎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燔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項王聞漢并關中且東齊梁畔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之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言遺羽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項王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項王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遷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願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爲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士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却五諸侯兵凡五十六

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二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乃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漢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為不流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間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語在陳平傳項王以故疑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唐昧擬公魏豹守滎陽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

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
引兵北軍成皐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
苛殺摐公虜韓王信進圍城皐漢王跳獨與滕公得出
北渡河至脩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皐漢王得韓信
軍留止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
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
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
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
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十

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
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
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
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
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
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
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蘄獄
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即引兵還漢
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

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亨廼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怨耳羽從之乃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曰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之廼羽也漢王大驚羽於是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語在高紀羽怒伏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皐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爲大將龍且爲神將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爲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語在信傳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

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故陵復爲羽所敗漢
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
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
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
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
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
名騅常騎乃悲歌慷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
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

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馳
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羽渡淮
騎能屬者百餘人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
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乃
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
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
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
故遂伯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今日固決死願爲諸軍快戰必三勝斬將艾旗乃後死
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隤

山四下隤阤也隤徒回反而爲圜陳外嚮尚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
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
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
爲郎騎追羽羽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
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爲三復圍之羽乃馳復斬
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乃謂其騎曰
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烏
江亭長檥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
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羽

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
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
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
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
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
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
故人乎馬童面之面謂背之不面向也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乃
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公得乃自剄王翳
取其頭亂相輮蹈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馬

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漢王乃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嘗亡命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爲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官爲外黃令

陳餘亦大梁人也好儒術遊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爲刎頸交高祖爲布衣時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姓名俱之陳爲里監門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攝使受笞吏去耳數之曰始吾與公言如何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陳涉起蘄至陳耳餘上謁涉涉及左右皆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桀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爲王陳涉問兩人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如此野無交兵誅暴

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
也涉不聽遂立爲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王興梁楚務
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桀願請奇兵
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
爲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
桀曰秦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比爲長城之役南有五
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
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今陳王奮臂爲天
下倡始莫不嚮應家自爲怒各報其怨縣殺其令丞郡

殺其守尉今以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
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
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
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下
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
人蒯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
范陽令語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至邯
鄲耳餘聞周章入關至戲郤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
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以爲將軍而以爲校尉乃說

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今將軍下
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塡之且陳王聽讒還
報恐不得脫於禍願將軍毋失時武臣乃聽遂立爲趙
王以餘爲大將軍耳爲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
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今
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
西擊秦陳王從其計乃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耳子敖
爲成都君使使者賀趙趣兵入關耳餘說武臣曰王王
趙非楚意特以計智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

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
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
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
廣爲燕王趙王乃與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爲燕
軍所得燕囚之欲與分地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
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曰吾爲二公說燕與趙王
載歸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輩皆死若何以能得王
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
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

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夫王之與王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初定且以長少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因趙王念此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乃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燕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良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使遺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兒女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良以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趙人多爲耳餘耳目者故得脫出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耳餘曰兩君鬬敝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

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餘餘敗良
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
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
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饟
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
召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
使張黶陳釋往讓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
旦暮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且什
有一二相全餘曰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
俱死如以肉餧虎何益張黶陳釋曰事急要以俱死
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顧以無益乃使五千人令張黶
陳釋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
張敖亦北收代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兵數絶章
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
軍乃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
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黶陳釋所在餘曰黶釋以必死
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爲殺之
數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重去將哉

乃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
予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將軍印綬不受反天不
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耳不讓
趨出耳遂收其兵餘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
獵由此耳餘遂有隙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關
項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為人所稱羽亦素聞耳賢乃分
趙立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餘客多說項
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其在
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封之亦從趙王歇王代耳之國
餘愈怒曰耳與餘功等也今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榮
叛楚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王為天下宰不平盡王
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
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乃遣兵從餘餘悉三縣
兵襲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彊立
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
秦分也先至必王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
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餘已敗耳
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餘立以為代

王餘爲趙王弱國初定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於襄國四年夏立耳爲趙王五年秋耳薨謚曰景王子敖嗣立爲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王后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說敖曰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爲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爲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不宿去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

人皆爭自剄賈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爲之今王實無
謀而幷捕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與王詣
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刺
骸身無完膚者終不復言吕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
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乃女乎廷尉以貫
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
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
節問之獨與前印視泄公勞苦如平生歡與語問張王
果有謀不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
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
爲之具道本根所以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乃
赦趙王上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已
出上多足下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
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豈有面目復
事上哉乃仰絕亢（下郎反喉也）而死赦已出尚魯元公主如
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皆以爲諸侯相郡
守語在田叔傳及孝惠高后文景時張王客子孫皆爲
二千石初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爲

太后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
后立敖子偃爲魯王以母爲太后故也又憐其年少孤
弱乃封敖前婦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高后
崩大臣誅諸呂廢魯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復封故魯王
偃爲南宮侯薨子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
復封偃孫廣國爲睢陵侯薨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敬
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絕世封敖玄孫慶忌爲宣平
侯食千户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甯陵君秦
滅魏爲庶人陳勝之王也咎往從之勝使魏人周市徇
魏地魏地已下欲立周市爲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
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誼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
各五千乘立市爲王市不受迎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
立咎爲魏王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
使周市請救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
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降定
咎自殺魏豹亡走楚楚懷王與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
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爲魏王豹引

精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至國則絕河津叛漢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說之酈生往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今漢王嫚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遣韓信擊豹虜之傳豹詣滎陽以其地爲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

田儋狄人也故齊王田氏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桀宗疆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意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其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儋於臨濟下儋從弟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王田角爲相田閒爲將以距

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乃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乃引兵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趙角弟閒前救趙因不敢歸榮乃立儋子市爲王榮相之橫爲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齊兵共擊章邯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乃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齊齊王曰蝮蠚（火客反）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手足戚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音螘）齕（音紇）首用事者墳墓矣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乃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菑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羽立安爲濟北王治博陽榮以負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

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毋之膠東市左右曰項王彊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乃亡就國榮怒追擊殺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爲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燒夷齊城郭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帥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橫復收齊城邑立宋子廣爲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相齊三年聞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毋傷田解軍歷下以距漢會漢使酈食其往說王廣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乃罷歷下守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韓信乃渡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生爲賣已而亨之廣東走高密橫走博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廣死乃自立爲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贏下橫亡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

立且爲漢且爲楚轉信已殺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千乘遂平齊地漢滅項籍
膠東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
漢王立爲皇帝彭越爲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
餘人入海居陽中高帝聞之以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
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乃使使赦橫罪而
召之橫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爲漢
將而賢臣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陽中使還報高
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
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其客以詔意曰橫來大者王小
者乃侯耳不來且發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
雒陽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
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
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
兄與其弟并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
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壹見我
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
能敗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
帝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哉爲

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欲以撫定韓地項梁死定陶成徙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狥韓地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從入武關沛公爲漢王信從入漢中乃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鋒東鄉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拜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爲穰侯後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乃令故籍游吳時令鄭昌爲韓王距漢漢二年信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昌昌降漢乃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漢復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潁川六年春上以

爲信壯武北近鞏雒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也乃更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白登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戹居七日胡騎稍稍引去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曰胡者全兵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徐

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
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
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
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
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
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
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
降之此二罪也今爲反寇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
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

胥所以僨於吳世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貣蠻夷
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遂戰
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穨當
城生子因名曰穨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穨當
及嬰率其衆降漢封穨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吳楚
反時弓高侯功冠於諸將傳子至孫無子國絕嬰孫以
不敬失侯穨當孽孫嫣貴幸名顯當世嫣弟說以校尉
擊匈奴封龍頟侯後坐酎金失侯復以待詔爲橫海將
軍擊破東越封按道侯太初中爲游擊將軍屯五原外

列城還爲光祿勳掘蠱太子宮爲太子所殺子興嗣坐
巫蠱誅上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者乃復封興弟增
爲龍頟侯增少爲郎諸曹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
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户本始二年
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至期而
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增世貴幼爲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爲人寬和自守以
温顔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
明五鳳二年薨謚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除成帝時繼
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爲龍頟侯薨子持弓嗣王莽敗乃
絶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
爲商賈常從人寄食母死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令傍
可置萬家者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
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絶去至城下
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
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
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君雖長大好帶刀劒怯耳

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跨下於是信孰視俛蒲
蛉下一市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乃杖劒從之
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爲郎中信數以策干項
羽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
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
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
釋弗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以爲治粟都尉上未奇
之也數與蕭何語何音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
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

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
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
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
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
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
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
耳安能鬱鬱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
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
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

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
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
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
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
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
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
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
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
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

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
印刓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
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
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
自王善地項王所過士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
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
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
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

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
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
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除秦
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矣
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户知之王失職之蜀
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
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漢王
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
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諸

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
邰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二漢楚降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
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以信爲左丞相擊
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
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
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
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
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
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

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音蔽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

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
會食諸將皆嘿然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
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
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
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
信張耳棄鼓旗走水上軍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
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
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
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
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道走趙將
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
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殺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
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
師事之諸校效首虜休賀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
陵前左水澤令若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
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
若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
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驅市人而戰之

也其勢非置死地使人自爲戰今即予生地皆走寧
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問廣武君
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亡
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
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
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
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
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
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足用願効
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高
下身死泜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三
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
怠惰廉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
用也今足下欲舉勒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
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
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
爲過矣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
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

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
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
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
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
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
渡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
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得九江王布入
成皐楚復急圍之四年漢王出成皐渡河獨與滕公從
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

韓信未起即其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
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
拜信爲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
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
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渡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
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
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與龍且并軍與信戰未
合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寇久戰鋒不可當也齊楚
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

所亡城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
齊誠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
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
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
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何爲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
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
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
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
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

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多變詐反覆之
國南邊楚不爲假王以填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
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
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
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
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
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
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
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

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然終為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即亡次取足下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與漢王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吾得此至於此夫人深親信之之不祥言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王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陔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項王士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怒昧聞在

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書聞上患之用陳平謀僞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於陳帝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從由此日怨[illegible]

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趍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爲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與步於庭數匝仰天而嘆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

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以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稱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病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語在通傳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為盜陳勝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

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為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者至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

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
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
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異越不敢仰視乃行略
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
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
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
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
擊楚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二年春與
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漢

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
豹魏咎從弟眞魏也乃拜越爲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北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
居河上漢二年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絶其糧於梁地
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
之乃使曹咎守成皐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
其兵北走麥城項王南走陽夏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
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數使使召越并力擊楚越曰
魏地初定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籍所窘固陵乃謂留

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
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
王而君王不蚤定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
又言所以許韓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
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陔下項籍死立越爲梁王都定陶
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
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
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
而往往即爲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太僕有
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
因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徙
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
爲呂后涕泣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
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
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
謀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黥布六人也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
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

戲笑之布以論輸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其衆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會稽西渡淮布以兵屬梁梁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王以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軍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軍項籍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及籍殺宋義於河上自立為上將軍使布先涉河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郴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

數使使者譙讓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鑕淮南市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楚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歸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城下今撫萬人之衆無一士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

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嚮楚而欲專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浮溝高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

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立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善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

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

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
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攻淮南破
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項王擊之故間行與隨何俱歸
漢至漢王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
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
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佗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
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
與俱北收兵至成皐四年秋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
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
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陔下項
籍死上直酒對衆折隨何曰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哉
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至齊也陛下發步
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不能何曰陛下使
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
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曰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
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
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
年朝陳七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

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有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音肥姓也）赫對門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王怒曰女安從知之具道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以其書語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誣之請繫赫使人徵驗淮南王布見赫以罪士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以爲將軍召諸將問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阬豎子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

卧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諝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爲廢上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憂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諝公千户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慮淮

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諝公揣之東擊荆并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工外反鏖丈遂反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隃謂布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破布軍布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

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僞與俱亡走越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遂滅之封賁赫爲列侯將帥封者六人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綰常隨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羽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內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綰爲群臣觖望及虜臧荼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群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群臣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爲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綰立六年以陳豨事見疑而敗豨者宛句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以郎中封爲列侯以相國

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豬客居代者諸爲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漢十年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豨豨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吏民爲豨所詿誤劫略者上自擊豨破之語在高紀初上如邯鄲擊豨燕王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豨等軍破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連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爲者綰寤乃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久連兵毋決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

使范齊通計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
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綰因驗問其左右綰愈恐
閟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往年
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
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乃稱病不行其左右
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益怒又得匈奴
降者言張勝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使樊
噲擊綰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
上病瘉自入謝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

爲東胡盧王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
高后時綰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
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綰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綰孫它
人以東胡王降封爲惡谷侯傳至曾孫有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天下
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
侯沛公攻南陽乃遇芮之將梅鋗與偕攻析酈降之及
項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
王都邾其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爲列侯項籍死上以

銷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
謚曰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
薨子靖王羨嗣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文王芮高
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至孝惠高后時
封芮庶子二人爲列侯傳國數世絕

季布楚人也爲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
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布匿濮陽周
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能聽臣臣敢進計
即否願先自剄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
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
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
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
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
之急如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
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
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侍閒果
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
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

中孝惠時爲中郎將監軍千嘗爲書謾呂太后不遜太后怒
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諸將皆阿呂太后意以噲爲然布曰噲可斬也夫以高
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
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瘡
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
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
賢者文帝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
至邸留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往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

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
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一人之毀去臣臣
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闚陛下上嘿然慙曰河東吾
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
金錢事貴人趙談等與竇長君善布聞之寄書諫長君
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
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
行使人先發書布果大怒待曹丘至則揖布曰楚
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

聲於梁楚之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楊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通大悅引入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爲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第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諧聞關中布母弟丁公爲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也

欒布梁人也彭越爲家人時常與布游窮困賃庸於齊爲酒家保數歲別去而布嘗爲人所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爲燕王布爲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廼言上請贖布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

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趨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陔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楚反時以功封爲鄃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布薨子賁嗣侯孝武時坐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公爲人廉直喜任俠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貫高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

趙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廢王爲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叔曰上無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

是上大賢之以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主爲惡而相爲善也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入出游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勇壯爲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三河舉奏事稱意拜爲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

還奏事稱意拜爲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

列傳第九

前漢

蕭何

曹參

張良

陳平

王陵

周勃 子亞夫

樊噲

夏侯嬰

灌嬰

傅寬

酈商 子寄

周緤

靳歙

張蒼

周昌從兄苛
趙堯

申屠嘉

陸賈

婁敬

任敖

酈食其

朱建

叔孫通

蕭何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
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
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
事常辯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
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

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收
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
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
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
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
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漢亦關中地也
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
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
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

曰今衆弗如一自戮一日敢不死何為周書曰天予不取反
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稽蒼天能識於一人之下而信
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
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
遂就國以何為丞相進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說
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
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
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
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
以聞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遯去何常興關中
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
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
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著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
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
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
群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鄸侯食邑
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小者
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

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
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兎
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
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
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
忘也後羣臣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
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
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
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爲謁者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
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
歲失軍亡衆跳身遯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
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
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
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
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
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
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賜何帶劒履上殿入朝不
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乃得明

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
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上以縣咸陽
時何所送獨贏奉錢二乃益封何二千戶十一年陳豨
反上自將至邯鄲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
語在信傳上已聞信誅乃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
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
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
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名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
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
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
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
說何從其計上乃大喜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擊之數
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勞百姓
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
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得百姓
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
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宅賤貰貸以自汙
上心乃安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

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何謁上笑曰
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因君自謝民何因
為民請曰長安地陋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
毋收藁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
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
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
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
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
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
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反時陛下自將而往當是
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
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
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
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
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
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
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
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

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埶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謚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帝乃封何夫人同爲酇侯小子延爲筑陽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爲酇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坐事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爲天下也今其祀絶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户二千封何孫嘉爲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酇户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爲酇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立坐爲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酇户二千封世爲酇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繇長喜爲酇侯傳子至曾孫王莽敗國乃絶

曹參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之爲沛公也參以中涓從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

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穎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
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祈善置置譯
也善名也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
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陣追至濮陽
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
候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
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封參為執帛號曰建成
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秦東郡尉軍破之成武
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杜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

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
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從西
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
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盡定
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
擊其北秦軍大破遂從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
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還為將軍從還定
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蔡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
好時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平

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
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
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度圍津東
擊龍且項佗於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
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
於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
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
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漢二

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與韓信
東攻魏將軍孫遬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
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
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
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
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
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
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
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漯

陰平原鬲盧已而與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
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定齊郡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
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
爲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
服者項籍已死漢王爲皇帝韓信徙爲楚王參歸漢相
印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高祖六年
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
世勿絕號平陽侯除前所食邑參以齊相國從擊陳豨
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從齊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

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
留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
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元年除諸
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
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
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
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
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
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

安輯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

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illegible]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有細過掩匿覆盖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從容私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毋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

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參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相國出入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顜古項反音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窋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為將軍擊匈奴薨子宗嗣有罪髡為城旦國除哀帝時幸[illegible]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才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相韓五世主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

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
良乃更名姓匿下邳時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
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
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
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
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
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
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
又先在復怒曰後也去曰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

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
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
下黃石即我已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
公兵法也良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良嘗
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
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將數千
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
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沛公之薛見項

衆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成立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取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自雒陽西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而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

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
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迺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
之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曰鯫生說我距
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
項王乎沛公默然曰今爲奈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
公與伯飲爲壽結婚姻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
距關者備他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漢元年沛公爲
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
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漢王之國

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示天下
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歸至韓
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
項王曰漢王燒絕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
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
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立間行歸漢王
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
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二下邑下馬踞鞍而問曰吾
欲捐關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

布楚之梟將與項羽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背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誅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伐滅六國使其後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此其君臣百姓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面稱伯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矣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

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
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
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乏
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
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覆以虎皮示天下不復
用今陛下能偃武脩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
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天下
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

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
遊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游士各歸
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
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毋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
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
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
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良與陳平說漢王漢王使良
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
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

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
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
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
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是矣不敢當
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上已封大功臣
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
宮從複音複上下有道故曰複道也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
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爾上曰天
下屬安定何故反乎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
陛下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
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
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
耳上乃憂曰爲之柰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
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嘗窘辱未起之時
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
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
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
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都關中

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皐西有殽黽背河鄉伊雒其固亦足恃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

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

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將往擊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使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也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夜立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

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絕四海横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

不著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高帝崩呂后德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駒之過隙何至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薨謚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太史公曰予以爲留侯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若婦人好女云子不疑嗣侯孝文五年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老之術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竅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者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

張負既見之喪所獨偉視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富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與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事母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杖劍亡渡河

舩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贏而佐刺舩舩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平曰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咸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居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

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贏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謝之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

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謹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集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

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
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
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王
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
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
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
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
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
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平乃夜出女子

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平得與漢王從城西門
出去遂入關收散兵而復東其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
立爲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平躡漢王
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平
以戶牖侯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
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
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因辭謝
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
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平曰陛下精兵孰與

楚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矣武士反接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户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尅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圖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

顧問御史曰曲逆户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户閒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户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户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帝大怒曰噲見吾病乃幾音冀我死也用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行

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且又呂后弟呂須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恐呂后又呂須讒怒迺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日侍教惠帝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以

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平爲左丞相

王陵故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起沛入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爲安國侯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咎平勃曰始與高帝唼血而盟諸君不在邪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乃詳遷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七

年而薨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以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平爲丞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須於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三歲爲淮南王所殺文帝初立以爲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尊位乃謝病文帝怪而問之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上以太尉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

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顓爲一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謚獻侯子買嗣傳至曾孫何坐畧人妻棄市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周勃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高祖之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於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藺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定魏地攻爰戚東緡音昏以往至

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襄賁（音肥）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畤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丘破西丞擊盜巴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遇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

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
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
復擊韓信軍於departed石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
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太尉擊
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豨擊韓信陳豨趙
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因轉攻得雲
中守遬丞相箕肆將動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
縣因復擊豨霽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
都尉高肆陳武君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

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
施屠潭都破綰軍上蘭復擊綰軍沮陽追至長城定上
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
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
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
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
學每召諸生訟事東鄉坐責之趣為我語其椎魯少文
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
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

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
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以
爲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非皇帝子呂太后以計
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
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
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東牟
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廷
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
氏不當立廼顧麾左右執戟皆仆兵罷有數人不肯去
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
曰欲持我安之乎滕公曰就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
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
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不得入太尉往喻
廼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恒山
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
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
天下而君受厚賞尊位以寵之即禍及身矣勃懼
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

用勃爲丞相一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初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陌額

絮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擲也徒計反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勃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謚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年弟亞夫復爲侯亞夫自未侯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政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

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許負指其口
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
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廼封亞夫爲條侯續絳
氏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
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
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
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
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
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

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乃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
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
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
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
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
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也曩者霸上
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
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文帝且
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文帝崩

拜亞夫爲車騎將軍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
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
梁委之絶其糧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既發至霸上
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
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
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
阸陿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
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
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

吏搜殽黽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亞夫既會兵
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
而守梁日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
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
騎兵弓高侯等絶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飢欲退數挑
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亞
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
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乃引去亞夫
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

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竇太后言亞夫之短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若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櫡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

少主臣也若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薄責亞夫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死後上乃封王信爲蓋侯國絕一歲上乃更封勃它子堅爲平曲侯續絳氏後傳子建德有罪國除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爲絳侯千戶

樊噲沛人以屠狗爲事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爲沛公噲以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東定沛破泗水守於薛西與司馬尼戰碭東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於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後攻圍尉東郡守尉於成武

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二十六人賜爵五大夫從攻秦軍
出亳南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
郤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賜爵
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
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轘轅絕河津東攻
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雝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
城先登西至酈以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
封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
降亭二千九百人項羽在鉅鹿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

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開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
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
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
事急乃持盾入初入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瞋目
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羽目之問爲誰良曰沛
公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既飲酒覆
其盾於地上拔劍切肉食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
且不辭豈特巵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
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

下解心疑大王也羽未有以應之曰坐噲坐有頃沛公
如厠麾噲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噲與夏侯嬰等四
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羽羽亦因遂
已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
後數日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
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
白水北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斄城先登擊章平
軍好畤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
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郤敵遷為將

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取至櫟陽賜食
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賁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
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
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
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
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以
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
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
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

以將軍從攻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户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大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抵丞相之名也）薊南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

三百户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户從斬首百七十六級[illegible]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呂后弟呂嬃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户者無得入群臣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

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謚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須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乃復封噲庶子市人爲侯復故邑薨謚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不能爲人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爲陽武侯邑千户

酈商高陽人也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西定漢中沛公爲漢王賜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定北地上郡破章

邯別將於烏氏栒邑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户從擊項籍軍與鍾離眛戰受梁相國印益食四千户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陳破荼軍易下卻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絶食邑涿郡五千户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爲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户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夫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紿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呂商是歲薨謚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責友景帝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欒布自平齊來乃滅趙

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平原君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免上乃封商它子堅爲繆侯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武帝時爲太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水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爲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爲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爲太僕常奉車從攻胡陵平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令因奉車從攻

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蹳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爲擁樹面者以面首向臨之也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王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陣卻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及高后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惠

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爲太僕八年薨謚文侯傳至曾孫頗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姦自殺國除初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爲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爲沛公略地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鬬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於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

徒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以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饟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左右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一人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

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入攻惲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渡淮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户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户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户號曰潁陰侯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至平城爲胡所困

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
特將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縣
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
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
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
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户布已破高帝歸定
令嬰食潁陰五千户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
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
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
帝崩以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禄等欲爲亂
哀王聞之舉兵而西呂禄等以嬰爲大將軍往擊之嬰
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諸呂
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自滎
陽還與絳侯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户賜金千斤
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
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
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謚曰懿侯傳
至孫彊有罪絶武帝復封嬰孫賢爲臨汝侯奉嬰後後

有罪國除

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沛公爲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武陽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爲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敎下益良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絶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五歲爲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大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嗆擊豨一月從爲代相國將屯二歲爲丞相將屯孝惠五年薨謚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開封臨平君又戰陳留北斬車司馬二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

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
梁地別西擊邢說軍菑南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
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
邑四千二百户別之河内擊趙賁軍朝歌破之所將卒
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
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
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
斬兵守郡一人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
邯鄲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皐南擊絶楚饟道起
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鄫郯下邳南至蘄
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
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因定南
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絶定食四千六百户
爲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
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
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
千三百户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
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

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謚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緤息列反沛人也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爲參乘賜食邑池陽從東擊項羽滎陽絶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戰有利有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緤爲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户上欲自擊陳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緤爲鄁城侯鄁音薄催反又音普肯反屬長沙孝文五年薨謚貞侯子昌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緤子應爲鄲侯鄲音多寒反屬沛國薨謚康侯子仲居嗣坐爲太常有罪國除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方版也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爲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及耳

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遷爲計相（事三計籍故號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是時蕭何爲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與絳侯等尊立文帝四年代灌嬰爲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此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歷蒼德安國侯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更元

年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姦利上以爲讓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文侯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周昌沛人也其從兄苛音何秦時皆爲泗水卒吏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以卒史從沛公沛公以昌爲職志志與幟同式異反職志主旗志也苛爲客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苛爲御史大夫昌爲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爲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

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
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
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
於東廂聽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
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時
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
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
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
群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閒曰陛下所爲不樂非以

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
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
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憚者乃可
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
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
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公彊爲
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弃
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
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昌爲趙相既行久

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口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爲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呂祿呂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呂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少竊聞太后怒戚夫人欲召趙王幷誅之臣不敢遣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乃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罵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也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高后使鴆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

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以列侯繼踵躪躪初角反持忍之貌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爲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將皆握齱好荷禮自用齱初角反握齱急促之貌荷與苛同細也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

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爲
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身長八
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
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
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其所
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
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
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
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

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
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縱衡
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
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
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今其城中
又多積粟臣知其令今請使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
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
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
公西南畧地食其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

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言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紅讀曰下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埶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以定惟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〻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

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王之漢中而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舡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庾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阸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

夜度兵平原襲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己
乃亨食其與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
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數將兵上
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
公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
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
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

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
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劒叱使
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而人也使者懼
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
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
杖寸曰延客入酈生入揖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
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
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而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
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自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

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乃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
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下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
佗印爲南粵王賈至尉佗魁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曰
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塋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
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
夫秦失其正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
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
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
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

不助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
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
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
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即越
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
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
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
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
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

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illegible]自天地剖判未始
有也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
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
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
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
它送亦千金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
高帝大說拜賈爲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
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
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

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
變卒滅趙氏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故亦曰趙氏鄉使秦已幷天下行仁
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慙色謂賈曰
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
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
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孝惠時呂太后
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不能爭之乃
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
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

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餘人寶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劒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刼少主危劉氏右丞相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嘗宴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為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語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十萬遺賈為飲食費賈以此遊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夫使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

傳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即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裞（式芮反贈終者衣被曰裞）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惠帝幸臣閎籍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

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初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為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遂自剄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乃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祖在焉敬脫輅衣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說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

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相焉乃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奢驕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實服効其職貢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其德薄也而形埶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爭成皇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作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

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
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上自擊之至晉陽
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
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
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
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
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
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乃
今妄言沮吾軍上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

兵圍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
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
敬二千户爲關内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
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
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
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
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爲上
曰誠可何爲不能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
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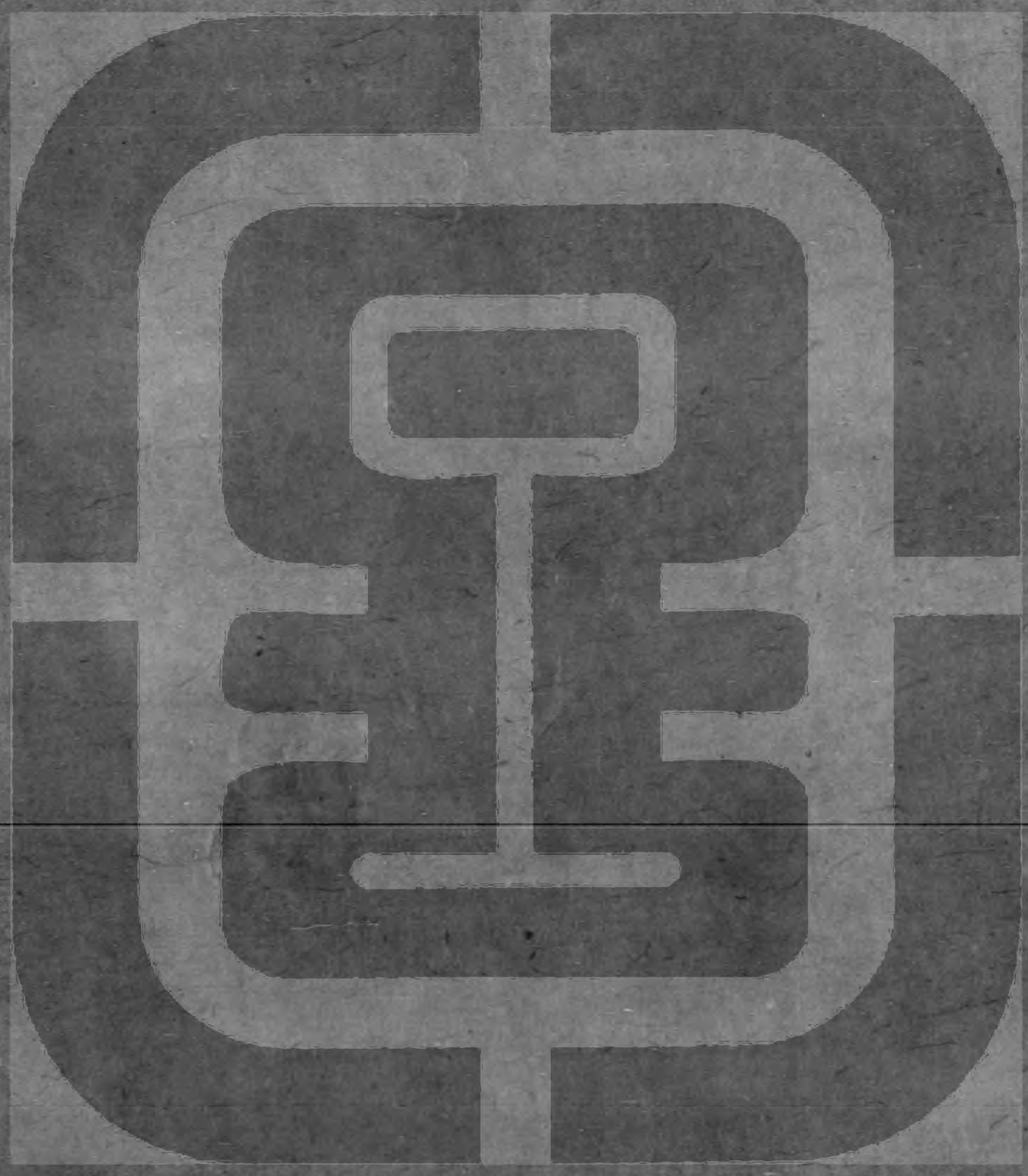
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終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萬餘口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

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家毀郡縣城鏟其兵示天下弗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乃士去之薛薛之薛通從之梁敗從懷王降楚矣及項梁立楚後

懷王爲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通之降漢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第日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四等輩言大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

上患之通知上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汚我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群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

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驩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徙通爲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

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當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